

又 眼



家乡

文 | 罗班勤

我带着每个北方人都想来南方看雪的情緒，踏上了这片黑土地。火车驶出柳州站时，暮色正漫过连绵的喀斯特峰丛。透过双层玻璃，那些青灰色的石山像被水墨晕染过，峰顶缠着半透明的云絮，山脚下的稻田还留着晚稻收割后的浅黄茬口，偶尔有穿蓝布衫的农人扛着锄头走过田埂，身影在暮色里缩成小小的黑点。车窗上凝着细密的水汽，用指尖轻轻一划，就能看见铁轨旁的甘蔗林——叶片上还挂着午后的雨珠，风一吹，水珠便顺着叶缘滚落，在铁轨上砸出细碎的水花。

不舍的心情如黏腻的车厢内弥漫的螺蛳粉余味。邻座的阿婆用壮语轻声叮嘱孙子多添一件外套，方言里的尾音带着软糯的暖意，让我忆起清晨街头购置的卷筒粉，酸笋的鲜香与花生碎的酥脆仍在舌尖萦绕。火车途经桂林时，漓江在夜色中闪烁着微光，渔火宛如散落在水面的星星。那一刻，我忽然发觉，这趟旅程的起点，是被水汽泡软的温柔。

次日清晨，我被阳光晃醒，抬眼望去，窗外的景色已然焕然一新。喀斯特地貌那奇特的奇峰不见了踪影，展现在眼前的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微风拂过，麦田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泛起层层波浪；远处的村庄整齐排列，宛如一个个规整的方块，红瓦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

的光芒。

当火车驶过黄河大桥时，只见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河面上的货轮仿佛静止的剪影，唯有烟囱中冒出的袅袅青烟，在微风中缓缓飘动。心情也随之变得豁然开朗。昨夜的黏腻之感渐渐消散，宛如车窗上的水汽被阳光蒸发殆尽。我将胳膊肘支在窗沿，望着路边的白杨树列队般向后奔去。树叶已然泛黄，风一吹，便有几片飘落，打着旋儿飘进铁轨旁的沟渠。这景象让我陡然忘却了离别时的怅惘。

火车刚驶进通化站，夜色就像厚重的绒布，把整个世界裹得严实。我捏着从家里带来的短袖，胳膊还残留着南方夏夜湿热的黏腻感——出发前，我还在夜市里啃着冰镇芒果，晚风里满是糖水的甜香，怎么也想不到，同样是七月，跨过三千公里，竟会撞上这样一场“冷”。车门开启的瞬间，寒气没给我半分缓冲的机会，“呼”地涌进车厢，像突然泼来一盆冰水。这冷太奇怪了，没有南方梅雨季的湿冷缠人，是干干脆脆的凉，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裸露的小臂瞬间起了层细密的鸡皮疙瘩，连哈出的气都成了淡淡的白雾。我赶紧把短袖往身上裹，手指触到布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凉得发僵，心里满是震撼：原来夏季也能有这样的冷，完全推翻了我二十多年对“夏天”的所有

认知。

缩着脖子往出站口走，水泥站台的凉透过鞋底往上渗，连脚步都变得有些发沉。还没走到车站口，远远就看见一片晃动的红光——不是南方车站暖黄的路灯，是一束束从车后透出的红灯，在黑夜里亮得扎眼，像撒在夜色里的火星子。紧接着，一阵喧闹声顺着风飘过来，打破了夜的安静，不是南方出站口细碎的交谈声，是带着北方口音的吆喝，粗犷又响亮：“哎！去哪儿啊？”“上车呗！车里暖和！”越走近，声音越清晰，红光也越亮。直到站在车站口，才看清那红光来自一排出租车的尾灯，司机们穿着棉衣，凑在灯影里来回走动，吆喝声此起彼伏，像一场突然开演的戏。我站在原地，攥紧了背包带，心里“咯噔”一下，莫名地慌了——在南方，出站时总是慢悠悠的，路灯昏黄，大家轻声说着话，哪有这样满是红光、满是吆喝的场景？这突如其来的热闹，配上刺骨的凉，让我彻底懵了，连呼吸都慢了半拍，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和我想象中的出站画面，差了十万八千里。

刚在通化安顿好，我就拉着妈妈和弟弟去街上逛。路边的店铺挂着东北风格的招牌，橱窗里摆着厚实的外套，明明是七月，却有人穿着长袖，风一吹过，还带着几分凉意——这和家乡满街的短袖、空气中飘着的水果

甜香截然不同。可我却下意识地盯着路边的绿植看，试图从叶片的纹路里找到家乡榕树的影子，嘴里还喃喃自语：“你看这树，和咱们那儿的也差不多嘛”“前面那家卖粉的，说不定味道和老友粉有点像”。

我刻意忽略街头东北口音的吆喝，忽略空气里干冷的气息，一门心思要让自己认同“这里就是家乡”。可走着走着，妈妈指着路边的烤冷面摊说“咱们那儿可没有这个”，弟弟吵着要喝冻梨汁，我才猛然回过神——那些刻意的自我说服，不过是对家乡的眷恋在作祟。原来从踏上通化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寻找家乡的影子，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归属感，早已深深烙在心里，不是一句“这里是家乡”就能轻易掩盖的。

开学那天，报完名后妈妈和弟弟陪着我逛校园。校门口到宿舍的路比想象中长得多，校园大得像一座小城，路边的白杨树直挺挺地立着，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起初我还兴奋地指着教学楼跟妈妈说“这楼好漂亮”，拉着弟弟看操场边的篮球场，可走着走着，脚步却莫名沉重起来，像灌了铅似的，连说话的力气都少了几分。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可我却没心思欣赏。妈妈还在一旁叮嘱“在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弟弟蹦蹦跳跳地说着：

“姐，下次我来跟你一起打球”，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我不明白这份沉重从何而来，是因为校园太大显得陌生，还是因为知道妈妈和弟弟很快就要离开？直到走到宿舍，看着妈妈帮我整理行李的身影，我才隐约察觉，这份沉重，或许是离别前的预兆。我原本想送妈妈和弟弟到校门口，路上妈妈絮絮叨叨说着要照顾好自己，多穿衣服，努力学习……可我一点也听不进，到了学校的校医室，我就挥手说“我就送到这里了”，急忙转过头。原以为自己足够坚强，然而眼眶的灼热与泪水的执拗都在诉说着不舍。匆匆作别后，我只敢在他们走远之后，回头凝视他们离去的背影。

我想起之前在通化街上，还劝慰自己：“这里就是家乡”，用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方式欺骗自己，可此刻，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思乡之情，像黄河水一样汹涌而来，带着泥沙的浑浊，声势浩大得让人无法阻挡。

直至今日，我依旧会凝视着那轮明月，月仍是家乡月，人却是他乡人。朝气蓬勃的少年，听倦了独属于夏天的夜间蝉鸣交响曲，却读懂了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字里行间的乡愁。



我没读过幼儿园，只读了两年的学前班，每当周围的同学听到后都不可置信地看向我，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但事实就是这样，我那两年的学前班是在乡下唯一的一所学校里读的，学校的设施很老旧，只有一块稍微能看得过去的黑板。我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两年时光。七岁那年，我即将开启我的小学之旅，为此爷爷花了好多心思才把我送进县城最好的小学。起初爸爸妈妈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没啥用，留在乡下能识几个大字就行，但爷爷却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觉得我身为一个女孩子更应该出去走走。

入学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好多班级都不愿意收留我这个乡下孩子。其中有一节数学课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清楚地记得，数学老师让我们数课本上的梨，从左往右数到第五个。我很认真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可换来

的却是戒尺重重地打在我的手背上，我不知所措。在老师又一次要求下，我从左到右小心翼翼地开始数。还没数到第五个，戒尺又打了下来，我很委屈。我明明没有数错，老师的一句“乡下孩子果然比城里孩子傻”让我无地自容，一直到下午我才被告知那个老师不愿收我。为此爷爷又找了好多老师，但都无果，后来一位女老师在得知我的情况后，迅速将我接去了她的班级，我们对她十分感激。从此，我也正式开启了我的小学之旅。

一直到四年级那会儿，爷爷告诉我他给我报了一个兴趣班，我很高兴，因为曾经我和他说过我很喜欢唱歌画画，所以我一直以为给我报的是这两个中的其中一个，但当他将我牵进英语补习班时，我知道我异想天开了，我哭着和他说这是补习班不是兴趣班，他却说都一样，并告诉我他给我交了两年学费，让我好好学，年幼

的我哪里争得过他？只好老老实实上课。我也因为这件事讨厌了他很久很久，我生性爱自由，哪里经得住这般像牢笼一样束缚我的东西呢？这件事后我一直对他爱答不理。

上了初中之后，爷爷成天把成绩挂嘴边，无论聊什么话题最终都会扯到学习上来，我很讨厌他这样，每次我都会朝他生气，久而久之，他不再问我成绩，转而开始管我的人际交往了。他怎么总爱管这管那？我这样想，所以只要爷爷提到有关我的话，我总会慌慌张张地钻进自己的房间，随后用力关上房门，以此来表达我的不满。一直到初二那年，学习成绩和人际关系的失败以及家里时不时爆发的争吵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我好像掉进了深海，身上的巨石不断将我往更深处压，我无助，我迷茫，我像一只无头的蚂蚁找不到路的方向。经过诊断，我患上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小

老头哪知道什么心理疾病，他只知道他宠爱的小孙女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日渐憔悴的面容和迅速消瘦的身体让他不禁担忧起来。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我说我讨厌大声说话，他就轻声细语同我讲；我说我讨厌他提成绩，他就闭口不谈；我说我讨厌他管东管西，他就每天远远看着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伤疤也渐渐被他抚平，他像个小裁缝，将我破碎的灵魂一点点细致而又认真地修补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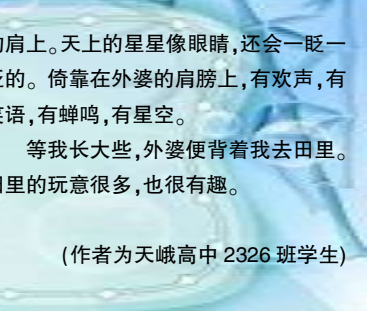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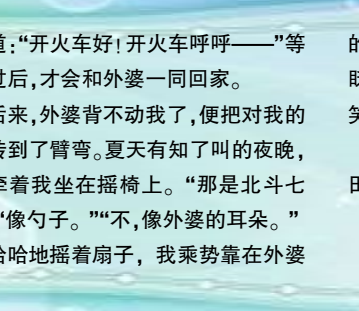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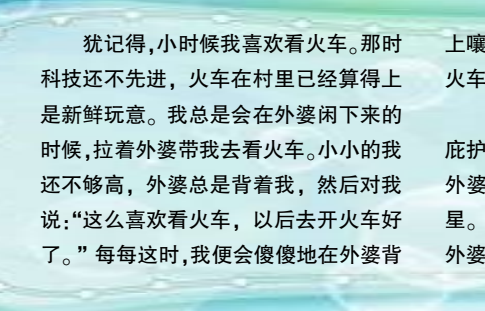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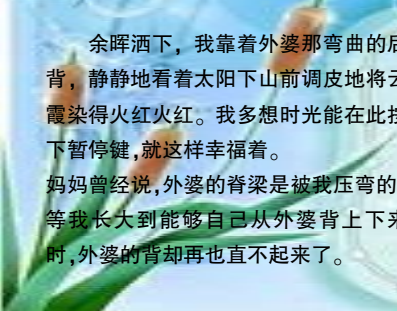
高二刚开学没几个星期，父母告诉我爷爷病情加重，转去金城江动手术了。在暑假期间，他在本县做了个小手术，但仍不见好转。爷爷并不允许我去看望他，他说女孩子要多读书，他的病不严重，让我别总惦记他，我只好照做。

几个星期后爷爷回来了，看着他消瘦的身体我心中泛起一阵酸楚，但

他好像并不在乎，他只在乎我在学校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眼中的酸涩如海浪般冲击着我的眼眶，我跑进房间，反锁上门，把头埋进被子里哭了起来。这时候的我才明白，我自以为是束缚我自由的“牢笼”，是爷爷花了无数心血亲自铸造的，那不是牢笼，那是我飞向天空的翅膀。

儿时的我很固执，以为是爷爷束缚住了我，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爷爷的“笼”将我高高托起，记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淹没了我，那些陈旧的记忆也将在我心中永远珍藏。

(作者为天峨高中2307班学生)



余晖洒下，我靠着外婆那弯曲的后背，静静地看太阳下山调皮地将云霞染得火红火红。我多想时光能在此按下暂停键，就这样幸福着。妈妈曾经说，外婆的脊梁是被我压弯的。等我长大到能够自己从外婆背上下来的时候，外婆的背却再也直不起来了。

犹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火车。那时科技还不先进，火车在村里已经算得上是新鲜玩意。我总是会在外婆闲下来的时候，拉着外婆带我去看火车。小小的我还不够高，外婆总是背着我，然后对我说：“这么喜欢看火车，以后去开火车好了。”每每这时，我便傻傻地在外婆背

上嚷道：“开火车好！开火车呼呼——”等火车过后，才会和外婆一同回家。

后来，外婆背不动我了，便把对我的庇护转到了臂弯。夏天有知了叫的夜晚，外婆牵着我坐在摇椅上。“那是北斗七星。”“像勺子。”“不像外婆的耳朵。”外婆哈哈地摇着扇子，我顺势靠在外婆

的肩上。天上的星星像眼睛，还会一眨一眨的。倚靠在外婆的肩膀上，有欢声，有笑语，有蝉鸣，有星空。

等我长大些，外婆便背着我去田里。田里的玩意很多，也很有趣。

(作者为天峨高中2326班学生)